

羅浮心

岱宗之高四十里。衡山四千一十丈。華山五千仞。恒山三千九百丈。嵩山少室八百六十丈。天台一萬八千丈。羅浮三千丈。青城三千六百丈。天目七千五百丈。武夷五百仞。崑崙一萬一千里。此蓋天地盤礴之氣。互結而成。好奇者不知經幾千百人之遊。歷幾百年之考誌。微特高人逸士。蠟屐支筇。探幽而尋勝。即深閨名媛。開卷卧遊。時怳怳動於中而不

能怒然置也。湘陰熊考泉少負奇氣。讀書略識大意。家素封。不求名達。恣情山水。出則搜羅巖谷。入則奉訂方輿。因鑄印章曰有名山美女癖。一年遊西湖靈隱寺。僧寮几上一度筆物。非金非石。五彩相宣。熊見而愛之。問所自來。僧謂得之山中古塚。傍土剝蝕滿剝而新之。寶莫能名。熊願以金易。僧喜。熊得之。置齋頭。日夕撫翫。高二寸。周不完規。重不踰兩。而洞壑崇巒。層見疊出。不可勝數。諦觀三月。難窮其異境。雖



以檀坐。貯之錦囊。若匹夫懷盈尺之璧。鮫人獲徑寸之珠。竟不令他人見。會當月夕。有款戶聲。熊啓視。則嫣然一女子。入華妝妙麗。婉而多風。笑謂熊曰。劫墮賊。今得之矣。熊悅其美。戲曰。從未見。晝夜入室。反誣良人。為盜者。女曰。汝懷中者是吾家舊物。熊白其無。女乃取諸袖曰。此一品非耶。熊錯愕。捉襟已遂。與女爭辨。為已物。女曰。誠如君物。此物何名。熊不能名。女曰。吾固知之也。此名羅浮。中有四百名峰。歷歷可指。

羅浮志

請以驗之。女於燈前按跡而稽。若者為鐵橋。為老人  
為大小旗諸峯。通仄朱明各洞。皆膏釐可認。直如問  
道素經。熊狂喜。以為得遇真賞。挽女入坐。女曰。失而  
得之。不幸之幸。褰裳欲去。熊曳女裾。不令出。女曰。君  
欲我。投璧而返。我則欲君。完璧以歸。君既不忍捨。此  
我又安能割愛耶。熊曰。卿留此。與不穀同好。何如。女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將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  
何先。熊曰。石不能言。花如解語。皆我所欲也。無一可

去。遂抱入幃。相與狎。問女名。曰。朝霞。自此每夕必至。  
宛如夫婦。有時談論詩之間。及遊覽。允熊昔日所歷  
之境界。盡為霞今日所言之陳迹。兩人無事。指點其  
風雨合離之狀。熊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物何獨  
異。倘抱此區區。遂謂與勾漏遺踪。若合符契。正恐此  
山真面目。又未必如斯耳。女曰。卿言誠是也。所謂徒  
有勝情。恨無勝具。熊曰。是不難。海上遊。蓄心已久。卿  
如有志。當作仙侶同舟。女應之。買舟入粵。六十日抵



廣州境。去羅浮尚三百里。南望一抹黛痕。彎如新月。女曰。此增城飛雲頂也。熊不之信。詢舟師誠然。抵增。籃輿入山。日暮至梅花村。宿賣酒田。是夜月明。熊與女凭欄遠眺。遙見兩山蜿蜒。青翠插天。晨起迤邐前。進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龍。葱秦清音於樂地。耀寒光於丹竈。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繡誠可謂此外無竒。羣峰壁立。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恣天倪。影侵溟渤。郭之美之圖傳。良非虛語。而神



石。何堵之間。筵無間矣。女喟然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自有吾生。便憶此山。遊踪客跡。登此山坐。此石者。何可勝道。百年之中。誰復能料此身之登此山坐此石。即百年之後。又烏能料有知之魂魄。猶登此山而坐此石哉。已泣下。謂熊曰。妾有羅浮癖。生前以未到此山。成恨而死。迄今百五十年。始得與君竟了夙願。我將別矣。熊方欲語。女忽頽然。髮禿肌黃。身縮如繭。杳杳而滅。熊驚。急探袖中。已化數點。杜鵑紅淚斑斑。



斑如漬而已。意態之好如之。病癖之於人甚矣。獨熊也乎哉。熊有六言三絕云。蝴蝶飛來栩栩。梅花開後沉沉。香閣無緣覽勝。芳魂有幸登臨。丹竈仙翁葛令。西湖賢守坡公。心在桃花洞裡。人歸飛瀑岩中。危石深林鳥道。小橋流水人家。梵宇聲沉暮靄。天風吹散朝霞。

又古情史化名人。因一窠白而胸羅青。翠鬚合風。西  
正者。奇哉出產。

畫版

洋畫以京師為最。一切古鼎彝器。無不確似。為山樹樓閣。遠近深遠。尺幅千里。一坵一壑。一葉一檣。一度皆能突起。於陰陽向背之間。聞其初來自西域。京師易之。所謂界尺活也。至人物則以廣南玻璃畫。獨步。面目鬚髮。躍躍有欲飛之勢。余有一律云。一幅亞洋畫。得成千盤萬曲。訝深闕。定神玩。去疑身入。着手。摸來似掌。平。幻出樓臺。層氣結。描將人物。黛眉生。

壁間高掛終皇惑。錯認隣家院落橫。辛丑遊粵。在新  
會。素春筋業師署。聞庫中有西洋畫美人一對。甚異。  
師令胥吏持入解觀。日已昏。設炬置桌。俄而持二  
版至。各長四五尺。蓋隨人畫形而刊之者。皆繫以槓。  
其一衣緋。色剝落約二十許。豐頤隆準。高鈿雲鬢。一  
手持物如燭台形。一手自理衣帶。如大家娃。其一衣  
脩。脩容墮馬。半面驚頤之狀。兩手捧物不能辨。丰神  
活潑。面上有爪痕。年較穉。燈光尋丈之外。望之若生。

沈波凝睇。若接若離。可驚可怖。先有黎姓少年。癖於  
畫本。凡遇山水人物。極力求取。而紙上麗人。尤所珍  
愛。一日有僧至其家。募脩大士觀世音像。生不為容。  
僧云。聞居士好丹青。盈箱盈篋。想無佳者。貧衲能為筆  
墨。苟六為葉公好。當結一輪墨綠。生喜。問所欲紙。輕  
僧曰。無須。君臥室雙扉。後扂為君圖所好。生延入內  
寢。僧探囊取物。色色俱備。笑談之頃。二美已具。生大  
喜。贈以金緡。不去。生夜爇火。闔戶相對。雙隗心搖目

眩將從前所得置之高擱。惟注意在人靜掩雙扉。更  
闌欲上床矣。偶於醉後假寐。燈几有人倚隅。捏肩云  
君子醉休。曷太不自珍。千金軀欲向醉鄉老。耶生驚  
起。見一麗姝在側。嫣然可愛。遂不為語。問曰。知仙乎。  
人乎。胡多露而不畏耶。姝云。我畫中人耳。君朝夕相  
對。何靦面轉相忘。生覩扉間脫空其一。望見塔前月  
影。儼如窓闌。心蕩不自持。相抱而狎。衽席頗致情款。  
女云。奴號左青。憐感君德而奔君。二蘭女子熟睡不

去。奴去也。恐為所覺。不耐伊囉哩。且伊性悍不馴。君  
勿與接也。轉盼人與扉合。生不知是夢。是幻。悵惆久  
之。酒氣全消。正疑思間。雙影齊下。若聞詭譎。生不敢  
置喙。二蘭云。好女子。好女子。醜事羞人。左青云。人家  
事何預爾。二蘭云。同門合榻。豈容爾私。生云。二女既  
可同居。三人不更同心乎。遂兩襲其裾。同登卧榻。共  
相偎倚。生欲與二蘭致情。左青隔不使通。既而齋不  
可事。楚又不可。悉索交。徹終夜不寧。欲樹靜而風轉



搖之調停。向背位次大小各不相亞。口角之間未嘗不絮絮然當以旗鼓從此日夜奔命。搗乎兩大之間。不旬日而形同枯槁矣。家人不知所以。乃移入母室。至夜兩女悉至。更相交謫。家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聲。醫來不瘳。巫至不厭。一家鼎沸。四隣皆為不安。後其父夜起。隱憂不寐。步庭前見其子所居之二扉。如刺人形。而中離離以膏。疑是怪。遂破其空扉。至晨而二扉盡在焉。父銜之付諸內帑。戰投諸淵而不沉。床第

居室大肆雜諺。不堪其擾。猶治絲而夢。生已奄息。閭邑閩傳。邑令魯人司馬氏者。秉正不阿。訪聞之不信。呼其父而問之。無異詞。乃拘繫其版。函以印而封於庫。其書至今存。然非其人有終任不敢取視者。而吏倏述其顛末。春舫師曰。是不可以不紀其事。時徐聞尹梅公雲官。同門蔡都諫泰均。二世弟堂各有記。子因次日束裝北旋。不暇。舟次清遠峽中。為補書其畧如此。

夢花記摘畧

乙酉歲。史子小峰館授生徒。課業之餘。攤書藜牀。夢  
遊一山。芙蓉秀削。循麓陟登。抵山腰。繚垣裊延。朱扉  
洞開。仰視額書懸雲際。為碧落九層天源。疑古刹也。  
入觀之。假山面起。青童倚立。顧笑無言。又過溪灣。清  
泚水瀧。鳴度略約。中起大殿。西轉。精舍翳修竹。題  
紫萼秀。置入。聞無人。設鉛槧。旋聞彈子聲。窺之一小  
鬢徒倚塔除。冉冉殿後去。躡其迹。隨而入宏敞深邃。

旁夾花樹。循中迤邐。行遙望隆樓傑閣。磊嵬崇蔽堂。  
中二妹對奕。門角女侍。若招手狀。麗妹睨而弗動。及  
簷榜曰定宮。延史入見。其靈顏玉瑩。真天人也。室東  
西壁。牙籤揀架。目不給賞。旭彩射晶。窓光燦。照人  
几玉鉤。金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精麗不類人間。世案  
頭鋪一箋。七律云。畫簾不啓舊朱門。誰向春衫問淡  
痕。自是馮元生命薄。何勞宋玉賦招魂。森。暮雨花  
猶落草。西風日易昏。多感登音相過賞。此身雖死

性常存。歎書延陵花史。吳慕娥心異之。詢焉。城欽祚  
曰。妾恨人也。幼隨任會稽。十二父死。旋歸蕪。閨慈母  
之愛女。如珠阿兄之揮金。似土不數年。家資蕩盡。計  
難全活。適有駐鉞之武夫。納為小星。獲金八百。妾不  
羞為下賤者。為母兄計耳。誰知一入侯門。便成苦海。  
遠人之別淚。未乾。獅子之吼聲。頓至。從此朝暮。  
盡是愁。魔月之花。都無顏色。百年薄命。片刻秋風。  
一縷芳魂。半場春夢。既已不樂有生。寧復悲夫。就死



紅爐燼爐傷弱骨之能灰白練絲長悼幽情之未泯  
娥又吟二絕云一紙西風薄命詞空憐藕折短于絲  
傷心淚漬黃泉土六十娘今沒女兒又云日暮空山  
海氣昏野籬零落水為村片風吹散朝雲影不必尋  
香覓返魂前一妹對奕者號冰夫人把詩觀玩微吟  
云秋水盈：寫淚痕春山淡：鎖愁魂魚端題起傷  
心事腸斷江南烏桕村復贈小峯一絕云孤桐山下  
老名家憔悴窮經鬢有華黃葉江南秋水句吟毫依

約夢中花小峯答云姓字仙班定幾家紅箋佳句掃鉛  
華可憐一笑憐憔悴徒對春風詠落花水夫人謂慕  
娥云今日衆姊妹相邀赴會午後當回可往矣小峯  
云會已可能偕過小齋乎曰可耳小峯辭出飄忽至  
一所層樓面水晶簾螺榻掩映交輝回憶前約猶在  
日前怍怍冀望坐以待之俄異香馥郁衆妹聯袂至  
霞裳雲裙綺麗非常小峯屏息晉揖焉慕娥瓊姿艷  
逸翩若鶯鴻窈窕之出洛波也一冷艷全輸幽芳自

賞號素仙。即水夫人也。一為椒青。恣容美麗。如蕉乍  
粉。柳舒眉。花睡初醒。一則小髻鵝青。婉媚有林下風  
致。為謝妙香侍立。慕娥側。既生。眾妹即事聯句。各書  
姓名。起句云。一爐香篆裊于花。謝妙香隱映羣仙出  
絳霞。椒青題句曾留芝液館。梅素仙生香不斷蔡經  
家。吳慕娥名山得會還驅鶴。梅素仙勝地相逢且注  
茶。謝妙香遮莫閒談消永晝。椒青笑看紅日又西斜。  
吳慕娥眾妹詠罷。翻：皆起。梅椒先去。娥與妙留。娥

復書詞一首。無端說起滄桑事。談笑共嬉遊。山中博  
果花前索句。竹裏彈棋。九馨宮闕。三清玉宇。百尺  
瓊樓。半潭秋水。千層壁嶺。數點雲流。調寄人月圓。時恍  
惚。有陳子香廊在側。香廊已故。蓋硯席友也。娥跌宕  
風流。性頗游戲。顧頻與香廊誼。小峯曰。何香濃而峯  
淡耶。娥復書孤鸞調一詞云。何須促迫。俺丹管花司。  
寒筇責客。碎玉零香。不過游戲閒筆。博得數番酬唱。  
料先生笑娥羞恁。便道是香濃峰淡也。天青水白。

某從今去也。烟霞隔。再休問武陵桃花顏色。看雲箋  
縹緲。洒珠璣。一段靈風妙想。都教人怎生消得。空  
留千秋雅話。落幾行殘墨。小峯因問妙香何仙。妙曰  
妾亦姑蘓人。蚤折。遇娥愛妾才姿。納為常侍。因綺語  
致于仙戒。今已責譴無葉堂。皈依授記花壇。待海棠  
着雨再生。枝耳。小峯曰。無葉堂安在。妙香曰。天無際  
水無際。心生即是。小峯曰。花史佳咏。已香盈懷袖矣。  
何不一傾珠玉。光映後先。妙云。大巫在前。小巫自阻。

因集古咏對鏡一絕云。卿須憐我。我亦憐卿。小青年夜  
憑欄百感生。元稹碧雲堂中鐘定後。定空無人知是  
此時情。白居易自此吸茗清。畫剪燭深宵。恍然若數

晨夕者然。一日西池使來。捧赤錫召歸。仍復舊職。為  
香案玉史。慕娥奴。別意甚不憚。妙香亦隨行。既而  
妙香復回。小峯訝問之。妙曰。權代理司花史。今在九  
馨宮盤桓。尚有日也。然異鏡離奇。遙念故山。忽。既  
久。思歸殊切。小峯贈妙香云。博得飛瓊下九霄。雲窓



霧閣話迢迢。華燈夜。分嬌面。風柳年。見細腰。一卷新詞傳綠綺。紅年苦憶覓紅綃。眼前已恨蓬山隔。又是東西路。幾條妙香。即答云。風動長河冷。絳霄亂山寒。木路迢迢。已經碧海彈紅淚。難把青山折素腰。腰鶴駕千巡歸大域。靈樞一片蕩輕綃。勞君詩思深如許。投別慚無珂玉條。又有菱粉者。妙香侍人也。家紅橋。性俊爽。前此未之見。後往來通詞能詩。屈于主人。弗炫也。小峯強之書一絕云。露下銀河海色蒼。青鸞鶴

背足徜徉。交梨火棗非吾好。逢著麻姑索酒嘗。贊好詩曰。戲君耳。此錄玉史舊作也。字特工妙。索之為書數紙。適健秀媚。小峯立贈以詩曰。疊之飛來足幾弓。楊家羅鞞閃鷺鴻。泥中雅羨康成婢。林下真披道韞風。瘦硬通神書最貴。嬌羞作樣眼偏空。佳人廿四橋邊住。十二欄杆亞字紅。小峯不覺狂喜大叫。灑然驚寤。遍體汗浹。栩栩猶弗能已。為之凝思覆憶。情景宛然。詩詞朗。心目吐嗟咋舌。嗚呼奇哉。

與劉碧環曰一筆血印御簪之子八歲善

吳老人

崇○明○吳○老○人○者○生○四○子○家○貧○鬻○子○自○給○四○子○咸○為○富○  
家○奴○及○長○皆○自○立○贖○身○娶○婦○同○居○奉○養○父○母○始○每○月○  
輪○養○其○媳○曰○一○月○一○輪○必○歷○三○月○後○方○得○侍○顏○色○太○  
踈○當○每○日○輪○養○繼○以○一○日○一○輪○亦○必○歷○三○日○乃○以○一○  
餐○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則○李○  
周○而○復○始○逢○五○日○十○日○四○子○共○設○食○于○中○堂○父○母○南○  
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西○則○四○媳○及○孫○媳○坐○以○次○

稱觴上壽。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厨。中每家各置錢一串。老人每食畢。反于厨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嬉買菓餅。啖之。厨中錢。概無。置則其子。潛補。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檮蒲。四子知其所往。隨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之家。并囑其伴。輸于老人。老人勝。踴躍欣喜。持歸告其孫稚。或買嬉食之物。以為娛。亦不知其子為之也。嘗終日怡然。一家喜氣。溢于庭。楮昔子輿氏曰。曾子養志。斯之

謂歟。老人年九十九。婦年九十七。長子七十七。次子七十六。餘皆頌白。五世一堂。曾元統。膝約二十餘人。崇明鎮劉公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此豈非人。生第一樂事哉。凡為人子者。皆當如是。竭力盡孝。及時奉養。誠以喜在此。而懼在。如此不見世之失怙者乎。欲孝。母而無由也。甚至雙親。和訣。劬勞之恩。徒存夢想。又何可言。世有居高官。食厚祿。席豐履。務父



母已不獲身受其奉。回憶貧賤時。又不克以甘旨承歡。即今日。椎牛誣祭。狐狸塚上。黃土長埋。綠醕空奠。一滴何曾九原終。香不更令我慟。不能禁淚盡。而繼之以血也乎。吳老人之傳。可以風矣。

此段文字如和清詩

判官鬚

寧波樊道濟家貧乏資。不能謀省試之資。七月既望。猶在牖下。未辦行李。或勸之以貧告。或曰。此機何可失也。贈以三金。乃行。時歲歉。路有棄嬰。人莫肯收。養。且啼且餓。命將垂斃。道濟見之。惻然。即以所有三金。托道旁磨腐者夫婦善撫之。至杭。同考諸人皆厭苦其貧。拒而不納。獨一僧與之相識。勉強留之。是夜僧臺各府城隍。以鄉試冊彙進文帝。內有被黜者。尚

欲查補寧波城隍進曰樊某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命  
台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將奈之何城隍曰易爾鬚  
眉可表大夫樊之陋無鬚之故乃指一紫鬚判官曰  
爾其貸之判乃自領下摘鬚為樊戴喜如俳優所假  
者僧醒不勝詫異次早披起起正欲告道濟以濼及  
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之間忽滿腮萌動若有飄  
飄之勢相與笑不能止道濟不知其故僧始言之是  
科果中式後歸里人異之曰昔之小人樊須也今其

君子多乎哉樊官至司李

七如日余儉於接安得老刺分惠羊郡那

燒丹

劉向苦心力學。為一代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上  
之天子。後以無驗。下獄論死。幸兄陽成侯乞入國。以  
贖。方得減罪。戶曰樂天。亦為方士所惑。惟子贍得方  
於扶風。僧程明道得書于佛腹中。而皆不為。可知世  
無此術也。明矣。汶上有孔姓者。父子惑于此。其先世  
家素豐。給有青城道士。精其術。謁孔。一見大悅。信  
如鍾呂。遂其子弟從之。為之潔廬安鼎。焚香設帷。更



出多金以為煉汞之具。道人亦時指點火候傳授心法。孔因自號為神仙。名其子曰小神仙。固以為丹成指顧。將一切飛昇脫體事似已先為置布者。其妻問之曰。丹何物也。孔曰。至寶也。人服之而為仙。物點之成金。妻曰。或如是則異日丹成。將何以謝道人。孔曰。汝何藐視渠。點石成金。何所不遂。豈區區為謝儀來哉。妻曰。不此之故。天下寧少求丹者。而道人何必以丹傳之汝。孔曰。渠謂我有仙骨。妻曰。仙骨何在。孔

乃自聳其臀曳妻手而摳之。曰。此一節是也。妻笑曰。即使成仙。將來亦是屁精。姑不具論。今看爾垂涎鉛汞。亦不過乎空欲得橫財耳。然則蓬萊三島。崑崙千仞之上。盡皆幾個守錢虜。盤踞住乎。孔為妻訕後。不惟不聽其言。且信道人益篤。一日婿來。妻謂孔曰。婿貧。丹成之後。辛母謂傳子而不傳女也。孔囁嚅有難色。妻曰。愚哉夫也。汝尚不肯以未成之丹私汝婿。道人豈遂肯以必成之丹私與汝。其為道人之子。

耶不然道人何獨厚于汝次日晨起僕入告曰道人於昨夜不知所往孔披衣出視則已踣倒丹爐空無火焰乃慨然曰吾師想服丹入九天矣妻曰恐竊金過別縣耳孔搖首以為不然後其妻死無人匡救父子二人始則同心合火以望其成繼且分爐另灶而秘其秘忽其子曰鼎中已見黃芽孔喜欲一見其子吝不與孔日泣隨之後其子以之點紅銅不驗乃服之遍身腫發氣結于喉而睛突于眶急服生綠豆置

身涼井中浸之一日而金石之毒乃解由此家愈落而年已邁猶鯁日望大丹之成也余嘗過汶陽之墟式其居見其人頗長厚惟是倖獲之念錮于中遂至失其所向流于邪僻而不知返為可悲也

七如氏曰田倉家居窮窘為孔道主所惑嚴冬屋雪中氈皮裹質典庫而存爐火一日乘走烟氣上士悔悞惱之收余揮拳痛擊道主伏地控冤絕口云余則相鼠之皮矣此孔道主害事

金駝子

洞庭東山金駝子背曲如弓。心性靈敏。人多愛之。肖  
形呼之為金元寶。人家有喜慶事。搃得金元寶到門。  
以為佳讖。金復能為諛詞祝焉。故遠近爭到之。金一  
一至其家。莫不釀金錢。饋酒食。欣然醉飽。盈袖而歸。  
數年家漸裕。有田二十畝。皆膏腴地。早潦無虞。鄉人  
號曰米囤。里有某甲富而貪。涎之。求售于駝。不賣。  
諺曰。鄉里老兒生得怪。越貴越不賣。甲意甚恨。輒轉



尋思乃與役勾使人訟駝、傾囊遂欲鬻田甲賤得之價不及半也。駝自此貧，無有再問元寶來者。即自送元寶上門，而人亦視之為楮鏹矣。他日偃僂田所見秀穎連阡，曾輟耕之幾時。他人將飽其寔，不覺咨嗟太息。鋤禾者，駝舊佃客也，相與語，因談及為訟某者，即某甲。以此數十畝，故不然。无妄之災，何因而致前耶。佃原委甚悉。駝憤然歸，磨利刃，出入扶之，思得之而甘心焉。一日偵知其飲于姻家，夜侯道旁，簷下

更餘，駝忽轉念曰：貧我命也，某謀產而得產，渠自昧心，我復捨命而殺我，我仍無產，且亦喪命，何益之有。遂擲刀于河，返走暗中。度石橋，忽聞人語曰：這裏是金元寶，覺有人自駝後扳倒仆地，又似一人持二板至，遂置駝于板上，復以一板鑿之，縛而勒板如榨油。麻駝本枉者，而使之直，是猶以桮棊為杞柳也。駝覺腰背悉為夾碎，痛急昏去，復甦，一無所有，反手腰背大異于前，疾返叩門，妻見而訝之，曰：汝何煩，然而亭

亭○樞○然○而○矗○也○驚○笑○達○比○隣○共○走○視○果○無○復○拳○曲○  
故○態○遠○近○傳○為○異○事○稍○有○周○給○之○者○駝○又○小○康○人○問○  
之○詭○言○得○一○秘○方○而○挾○及○事○密○不○言○數○月○其○仇○某○甲○  
忽○至○餽○遺○殷○勤○踰○日○又○來○邀○幸○其○家○初○峻○拒○而○請○之○  
者○益○加○不○得○已○赴○之○治○具○中○堂○豐○腆○周○洽○酒○酣○又○延○  
之○別○館○把○臂○投○膝○而○語○駝○心○疑○之○夜○深○欲○別○甲○曰○自○  
君○獨○除○痼○疾○深○自○欣○慰○僕○不○量○有○懇○於○君○其○無○吝○  
教○駝○問○所○欲○甲○跪○曰○鄙○人○年○踰○五○十○止○一○子○七○齡○生○

而○娟○美○前○月○嬉○於○燈○下○足○星○屏○風○而○仆○遂○如○鉤○焉○其○  
母○日○夜○憐○念○思○所○以○療○之○非○君○神○方○不○可○如○肯○援○手○  
當○奉○百○金○為○壽○駝○聞○言○仰○天○直○視○默○不○語○甲○笑○曰○  
豈○薄○百○金○耶○不○靳○益○也○駝○曰○妄○取○人○財○恐○腰○之○再○折○  
耶○不○覺○慨○然○歎○息○涕○泗○交○頤○甲○怪○問○駝○乃○罄○吐○詳○悉○  
詐○擲○刀○橋○頭○之○日○正○其○子○屏○風○得○疾○之○夜○甲○聞○之○憬○  
然○繼○且○痛○哭○深○以○為○悔○乃○載○駝○之○夫○婦○養○于○家○歸○其○  
米○園○之○田○其○子○遂○瘠○由○是○觀○之○損○人○利○己○之○不○可○也○

彼小人者。覘人之物。詎以為己物。覘人之財。騙以為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歟。以此家室豐腴安享。其享其能久乎。藉曰能之。而人之因是病。乏我。其坦然而對之乎。吾恐屏間顛仆。有不旋踵而至者矣。

此文筆之簡便

孟氏家鬼

鄒邑孟氏。賢商家。長房多絕。又相繼夭殞。皆支嗣家。多孀婦。前廳厝三世柩。未就窆。余從兄雨亭。係其內戚。嘗僕馬往探。晚則宿焉。夜談止。其家遣婢燈送。書舍宿。舍則前廳西廡。婢入內閨宅門。前廳去大門。守宿處甚遠。呼其僕。不知所往。初料其事。匆秣。儻戒旦行。雨亭素有膽氣。亦不介意。出院中。徘徊堦除間。明月橫空。寒蛩四起。頗適蒼涼之况。第見一庭如水。



壯志頓消。有不禁惕。然為之心惻者也。入舍。閉管。就東北榻。臨窓。皆疎櫺。几上燈膏殆盡。吹就。月色照梁屋。反側不寐。俄聞廳格扇開。雨亭起。舐窺見。朝冠老少者三。替鳳衣。帔婦女亦如之。踈踈庭院。如有隱憂。其老者以手指西舍。餘皆西望。作黔首狀。悵悵良久。互聞嗟歎而返。少間。又一婦人白衣衰絰。出園行至西舍。若欲啟扉。雨亭方無所計。忽廳格響。婦乃逡巡退歸。既而廳格頓闐。雨亭心甫定。氣稍舒。思

出尋僕歸。歎西北甬道中一鬼。突如其來。兇惡無倫。衣黑縷。咻而前。舉首對月。則髮鬚交而血糝糊也。低首望西舍。似知有人喜。而躍抵門。洞開。入左右視。目瞪。見雨亭。雨亭不敢視。以手掩面。拳曲榻頭。鬼初作撲攫狀。拈手狀。繼乃作嘻笑狀。哭泣狀。終復大噪。滿屋躍跳。更無狀不作。雨亭渾身立水。雪心。怔忡。出頂際。而太陽憑空。亂鐘磬聲。良久。雞聲頻唱。鬼乃張皇遁去。于是萬籟甫寂。而雨亭一靈方返舍。遂蹶

然起振衣攝履開戶奔忽覺戶後躑躅又如鬼追急行  
撲面又一撞跟踉滿懷兩亭竟予是予作不知乃其  
僕方飲罷自外歸也僕朦朧視扶其主人猶喃作  
醉中語兩亭狼狽起氣轉若游絲亦不暇咎僕侵曉  
入內細述所見詢之歷不爽甬道鬼是其悍奴受  
笞而自戕者

夜靜一人寒燈偶讀免官生世刻有物自來

驢市雷

八卦以東方震象為雷誠以雷之能動萬物驚百里  
也故噬嗑取以明罰勅法豐象用以折獄致刑古之  
君子雖夜必興敬天之怒有以也而虺者亦復擊  
奸震擊其應如響且能彰明較著誅既往之奸回於  
數百年數十世後歷不爽毫末若是也已酉六月  
三日濟寧驢市李紳家雷擊一僕又擊一僕婦余友  
王惺齋曾言其狀蓋惺齋之從叔李氏至戚也是年

其家。其僕固嘗奔走伺候於齋中。先一日有僕婦浣于庭。忽見一豕首鱗身者入唇如丹。目如鏡。毛角新斲。手執一小旗。揮婦首。婦驚呼。人皆不見。次日晦。午正雷轟。起。王危坐。變色以待。踰時不辨昏暮。其僕方進晚餐。孛壺觴繞廊而入。將為王生進一爵。雨漸大注。冥冥四合。手不見掌。疑若裂甕。霹靂挺出。王驚怖。頓見滿首通徹。紅焰如火。却煌煌不見一物。其家中昨日插旗之婦。方立門楹。見火光繞之。出院中。

舉室莫敢救。院中水頓溢尺許。既乃寔鞭漸殺。連鼓方停。李家人羣視所擊之婦。跪塔泥。頭髻鬢盡禿。面目煊黑。若灸。衆掖扶之。尚有油氣。至書舍。携酒之僕。則面壁長跪。廊下雙足如肘。二筋已無。又如剪剪其背上衣。直割見膚。滿背黑烟旋繞。如雲龍篆書。或曰雷篆也。不能辨識。身軟若無骨者。其二廳屏四扇。皆粉齋。兩傍框木有鱗甲銼紋。東西柱舊有趙子昂刻聯一對。如以瓜樞其字。大廳亦有屏四扇。中則開一



小孔方碗口粗。又自左柱上透一線瓦縫。以此噫雷之類乎。龍也。龍之靈。即鼓乎雷之靈。故其為變。為化。能大能小。幻異而不可測。聞其僕于早歲。自飽逸而餓其父。故有此一擊。其僕婦非是僕之偏。夜甦云。即昨日執轡者。有肉翅舒爪。攫我擲院中。便不知也。嘗詈其姑焉。翌旦亦死。

七女氏曰。金作此記。時奪其厚家。已度宿命。愈以爲震。志歸。歸不表也。老今其家。始如怪一震之威。有自弟也。

小青

王生行本。字兩人。武城人。父官于南。長丰神俊。逸眉目如畫。時人比之璧人。有相者謂生。眼睫有芒角。後當配一仙如。生風度端凝。言笑不苟。官家爭欲婚之。生皆力拒。又以其父官跡萍踪。多所未遇。生嘗于市肆見膏董舖中。有畫美人。裝演蝕剝。而容貌端好。神情妙麗。似人小照。與歡識以金購之。更爲重裝。曰人但知禮大士像。獨不知慈悲心亦變。作春夢婆度。

一切冷落衆生也。日夕焚香瞻拜對畫如對人。雖傳  
紙上神。而意中緣常涉幻想。奈何近在咫尺。邈若山  
河。令人形影徒弔。空相見而不相識。耶嘗有二絕曰  
春日無端去住閒。湘裙碧水鬢青山。何時一枕荒唐  
夢。提在雲雨之間。虹駕不愁天漢濶。星槎那怕  
鵲橋空。應知人亦能仙去。會向蓬萊第幾宮。又題畫  
一詞。調寄聲。慢云。還羞又怯。似愛偏驚。真箇嬌、  
滴。帶笑含顰。模樣誰人描出。輕、淡、幾筆好。比

如春花三月想。一會畫中人。恰似夢中相識。丰韻  
天然。各別惱着他。為何恁般老寔。對這人見。只是向  
伊憑說。臘一鉤。見月掛窓前。不清不白。看屋內燈  
兒。又明又滅。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見女子從畫中  
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緣。不能自己。故不避孽  
海。又落塵緣。想君丰韻。豈少佳遇。何必終日坐清淨  
蒲團。伴飄泊影鬱。久居此耶。生喜捉坐。女殊不見  
羞。盪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為歡。偷極燕嬾。每至夜靜

闔戶便來。推談詩文。翻業頭詩稿。至生好句。輒低聲吟哦。意態蘊藉。西窓剪燭之餘。亦復誰能遣此。宜乎有甚于畫眉者矣。見壁上懸琴。曰。郎君知音。采生曰。願學焉。女乃下。而以纖指輕揉。其音嫵。生曰。請終一曲。女曰。但得其趣。固不必托于音也。一日。正歡笑間。忽見狸奴來撲女裙。作鳴。響。女惕然。投生懷。曰。即為我驅之。生以拂塵擊之。去。女曰。獅吼之威。猶在耶。生問其故。女曰。妾生前遭悍婦。心膽俱碎。今見狸

怒。猶令我毛骨都悚。生詳詰之。女曰。妾小青也。即即馮郎。當時見逐孤山。此照曾經三易。其二為悍婦所焚。此則即君所匿。流在人間者。妾死後。冥司令我再生。以了夙業。妾固樂死。不願憂生。遂悠悠隨風。不受拘束。因見楊夫人告我。乃知即君戀之也。有時謾前生事。念及慈親。不能成咽。生曰。楊夫人從何處來。女曰。蒙藍珠宮侍值班也。生曰。卿生時詩文。十絕一書。焚餘之外。猶能記憶否。女曰。杳如夢寐。強半遺忘。但零



膏刺粉觸處酸辛耳尚記三絕云病裏沉怯又嬌  
合歡花發獨眠膏起看一徑忘憂草移向孤山亦恨  
苗釀得前溪一片雲閉門春雨亂紛紛愁眉更擱西  
冷水却畫揚州月二分晚粧無力杏花殘瓣沾  
泥糝作團一把柳絲扶不起輕盈搭在玉欄杆生為  
之筆記焉人之見之皆疑鬼而疑狐生力白其無後  
其父詰之生以實告父啓戶摘畫投于火登時而盡  
生肝腸寸斷較伊生前之炬更為慘切至晚入幃而

畫裡小青固在枕簾間也生喟然曰天衣有縫因風  
驚女即對曰花影無根尚月哉生因反涕為笑女曰適  
為大人所逐竟至廬舍蕩然無所依棲望告大人另  
以閑所置我非禍君家者生告父不得已除西  
舍為之成禮夫人來女出見則婉而多風艷絕人世  
夫人曰真佳婦也無怪我見魂依而夢繞焉女善事  
翁姑常不食雖嚴冬皆着紗縠未嘗寒慄或製表服  
力不勝披踰年覺顰眉交促暫數腰圍乃告夫人曰

現有懷矣。遂食烟火。一日生入。聞兒啼。視之。床上。綉  
兩兒。生大喜。後兩子。長名仙照。仙圖。貌皆類母。往。  
不能辨。伯仲。以五綵線。一繫其臂。一繫其足。云。女生  
平不作一筆墨事。但勤針黹。生以為嗜好之異。何前  
後判若兩人。耶。女曰。詩以窮而後工。故勞人思婦之  
作。大抵皆不得志之所為。其感喟不平。根于心者。悉  
露于言。而坎珂叢集。富于文者。益窮其遇。况內儀誌  
美。中饋稱賢。更非丈夫可比。何必咏柳絮于風前。頌

椒花于元日。至隔牆待月詞花裡。閉門之句。又烏足  
掛人齒頰也哉。即不然。如妾生前。亦當為女流握管。  
永垂龜鑑耳。後生父。以致仕歸。老生夫妻。厮守終身。  
田園之樂。忽女一日。謂生曰。妾當先去。為郎君除新  
舍。倏忽不見。生亦尋卒。後二子貴顯。以為事涉不經。  
故諱言之。

可自作如是觀。前輩云。古者傳是。祝允明筆。

秋也。手不能作。

亞羅仙

亞羅仙。江西贛州姚某也。其父為某郡守。因拿邪教案。搜得符書一冊。正在審因。指擿忽失。此書遍求不得。乃為姚某竊而秘之。皆不知也。案結後。姚某于無人處試演。用黃紙硃墨。效其步踏。忽一日召火神。至金目碧鬚。光電爛燁。立案前問所召使。姚怖失措。答曰。連焚此書舍。將換新室。霎時焰熾。棟椽灰燼。撲滅之後。不知是姚所為。其妻臨鏡晚粧。忽見兩眉轉落。



眼下妻方驚詫。姚以手移之如故。因是疑其神。太守死歸籍。將過洞庭泊潛江。次早欲解纜而舟已在湘潭。則八百里之烟光已夜渡矣。返里後每弄其術。鄉愚閔然神之。姚因自號為亞羅仙。自負為羅祖後一人也。能隱形出入。不見其迹。但聞人馬之行聲。素與某姓有仇。每夜降其家。令其妻女環坐侑觴。百般蹂躪。或命優伶開筵亭榭。設座堂上。但見餽食無餘。酒畢告罄而已。而一時同席皆其業師及同學諸童子。

登云遵奉仙命。不知姚之所為。其欲至某姓家。先一日飛一紙下云。亞羅仙于某日臨降。當如何承應。某人陪席。或火或病。某苦之。鳴于官。亦不能治。乃求顯于貴溪龍虎真人。遣法官來。姚拘法官跪塔下。答之。臀肉流血而去。是年贛郡無旱潦之虞。或以為姚之力。故郡人亦有畏之且敬之者。姚復有弟子傳其教。郡中人有私語之者。皆頭疼。不則瓦石擲眉睫間。以香楮望空謝罪。乃已。地方官佐有受賄屈人者。姚

卷知之能表暴其罪狀每於夜深遣一鬼直達衙署以利又嚇之各官為之喪膽不敢稍有執法情事郡中有鼠竊者凡入人家皆如木偶俟天明事主見之繫于官鞫之僉云見亞羅仙至不敢動會有高某漢軍鑲黃旗人素廉直遷贛郡丞甫下車姚即杜門欽迹有求于姚者輒報謝曰官法可治我無法也夫政之為言正也正已而後正諸人已不正則不正者皆能起而相亂故亞羅之為鬼域也不正者白之也然使

其出于正則又儼然儼矣高公久知其煽惑欲偵緝之發半年不得某夜出邏忽旋風滾如羣馬奔嘶蹀躞而過郡丞驚問皆曰神仙夜宴歸也郡丞怒斥之忽空中墜落十餘人盡花服執紙衣馬匹就縛焉訊而伏罪追其書火于庭以其年甫弱從輕問邊戍十年後得恩赦歸嘗往來廣陵諸商家問其素所持法百不記當時蓋對本宣科未嘗熟習其亦然然故書止而法破也後以戲法二種衣食江湖其一

暗裏索熟酒食。其一定中起小樓臺。年近七旬。號  
予立而已。嗚呼。以法為戲。鮮有不敗。如亞羅仙者。其  
得保首領于牖下。蓋亦倖矣。

章貢表行川孝卷之三

李維敬

河南商邱李維敬。父子皆邑庠。學無師承。專用揣摩。  
方家前輩之文。從不入目。惟剽竊一二時墨。仿其聲  
調。正如優孟衣冠。皆無實際。又遇盲眼試官。目有全  
牛。胸無成竹。狹騎牆之見。當價鼎之加。徃之針芥。投  
而水乳合。故李氏喬梓。嘗列彙首。且籛廩焉。用是自  
負。又以為淵源獨得之秘。會當省試。父子來汴。闈考  
尚早。偶遊郊外蕭寺。二人入廊後。見數椽軒殿。修竹



掩映堆石壘。有門如園。內窓隔簾紗。俄一人背  
手吟而出。丰致不凡。拱李入室。書籍滿架。位置精潔。  
問李父子。答以商邱來應舉。試。李問其人。曰山東即  
墨。白姓儵。于此坐談。間一奚童。携一了髻小兒。戲喧  
堵前。李問為誰。白曰豚犬也。恐家居無教。故令其隨  
侍。客中岑寂。課子排遣耳。李視其案頭。有時藝一本。  
篇面書時文針砭四字。李曰。旅中尚不廢此。想沉浸  
有日矣。白曰。僕素鄙時藝。因見風氣不古。文尚浮靡。

小兒輩不知取裁。恐墮惡道。閑憲無事。特為釐正。狂  
替刪削。恐不足以當大觀。李父子翻閱。無篇不批抹。  
殆盡。其尤甚者。皆李所熟習之文。李曰。先生過矣。當  
代名公。卿以此得邀聲譽。豈無所本。先生一味雌黃。  
使先生為之。未必臻此。無乃蹈眼高手低之誚乎。白  
曰。是卑者。又烏足道。雖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李即  
欲面試一題。白曰。何用書題。忽小兒在旁。偶遺一屁。  
白笑曰。我即作一放屁文字。何如。乃口占二比云。人

當迫不及待之頃。則情發于不自禁而氣以鬱而思。伸遂不覺于稠人廣衆之中。如抒其無聊之謂。事以猝然相接之餘。則情急于無可奈而聲以砰然遽出。乃不顧夫掩鼻惡惡之真忍。為此不平之鳴。言罷鼓掌大笑。李是年即仿此文調作晨門曰二句題補索者聞之失色。李父子起身欲去。白固留設饌。殺品豐美。白高談濶論。詆排時事。更復詆諧笑罵。舉世皆空。二人持盃傾耳。不能置喙。至論成宏先正之法。皆所

未之前聞。飲酣白又說一時文笑話云。有父子二人私一媼。一日其父謂其子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由不肖支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其子即應曰。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勞之後。李父子素有此事。聞白言。慙沮不敢下箸。強為軒渠而已。俄而燈上。李父子辭歸。心竊慕之。又畏其謾罵。數日不通訪問。一日白携其子來叩門相訪。李父子最喜。啣。僦居蝸陋。不堪住足。頃

談間忽其學斗來索年貌冊費李父子不與致相爭  
咄白巧為排解學斗曰相公不知彼父子皆錢眼中  
翻筋斗者伊父子入學多年我等未曾沾得伊一文  
錢白力勸而去李父子感德白起身辭歸李取身  
畔囊中青蚨數文與白之子買菓啖白子持錢向孔  
視曰此眼如何翻得筋斗白即曰可作一講謝長者  
賜白子應聲曰有錢安身無所不可矣夫錢眼小人  
身大不可翻也極擬之為愛錢者喻甚矣利途之狹

窟也其間幾無可轉圜之法矣乃有心能生境即  
幻身遂不禁于無可位置之中作一無所不至之想  
則有如翻筋斗于錢眼中者作完李父子奇慧慧白  
遂歸李老忽憶其入學時所作文亦是此調說異不  
已洩辰李父子來寺荒蕪榛荆素無人居前日之雕  
甍美園倏忽頽垣敗井惟見壁上墨直數十餘條如  
新書者父子怪而數之得九十一條不解其故是年  
秋喬梓俱落孫山又有功令飭衡文者釐正體裁革



去腐詞濫套務取清真雅正李由是皆三等數年後  
李老以誤解書旨褫其中憤而死又廿年李子因用  
典錯悞亦列下等痛哭歸里盡焚其所讀秘本乃憶  
其父子自出考以至今次試罷恰合九十一等噫竊  
取使倖之不可也不惟不容于世抑且不容于鬼使  
李氏父子受白生之揶揄力改前轍猶未為晚奈何  
至死不變終取大辱始嘆白生之見早耶

董子玉一家言

董子玉祖籍北方而生長南地其先人官于吳遂家  
松江為人寬厚和平年少老成道逢招釵嘗以翮障  
面或挽首疾趨又慷慨好施讀書不違而貨殖焉遂  
商旅于閩廣間販絲、貴販米、昂不五六年奇贏  
十倍妻盛氏美而賢有婢暖雲幼鬻于董年及笄艷  
麗無儔針黹絕倫遂納為姬盛氏雅愛之會子玉過  
維揚又買一妾張氏以二百金得之年十七亦韶秀

名蘭綃善烹飪之法其父嘗為醜商供刀匕故精於味歸董後每鬱嘆悶如有隱憂董問之蘭曰奴得侍郎君又聞夫人不妬終身願足但有義妹阿進我隣何姓女也其家赤貧與奴垂髮閨友誓相愛慕今天各一方恐將來所適非人用是悲耳倘即君能愛屋及鳥亦為羅致則合璧聯珠共事君子實為萬幸言罷淚落如兩斂衽以請董曰薦賢者受上賞卿不愧為董子婚當論首功遂允亦二百金買阿進年十

六杭人父暮死于揚又娟好兼通書算彈絲喜不自勝携歸如載寶而來盛氏聞之先輿來迎歸盛氏因勸董曰風濤雨雪帶水環山適可而止今家近小康不勞更作行旅想矣董遂鬻田百畝構一精舍環以竹木經歲不出悠然怡樂一妻三妾愛若同胞衣則易著食則共器既偶俱之無猜更相期以共濟一家之中盛氏搃其成暖雲司紐事蘭綃佐中饋阿進撥會計書寫分任焉皆擅其長即錯綜焉亦無廢事

凡有婦女入董門者皆薰其德而化為善一時子玉之隣無詬誶聲每見夫妻燕好一有小星頓起參商甚至林間獅吼嶺上鶻啼况一再至三連袂交枝藉使三善能稱而一夫作難又安得保此庸庸之福也哉說者謂董子善齊家余謂董子有脩身之道想其被面障羞時其氣象固已異矣使董子出而為仕化家為國正有可觀噫董子不以軒冕之榮易此閨房之樂也

盛氏膠東人號淑端修着方面性恬靜好佛嘗獨坐一室淪茗誦經焚香縷線下多喜顏承奉者不敢有情事非不敢也實不忍違其意旨耳暖雲燕人幼薰于董身瘦怯如春月柳微有白麻足纏似雛愛著通繡紅履善針工一家衣著鞋襪出其手盛氏所供髮繡觀音像暖雲之製也蘭綉揚州人目秀隼直心靈警口滑稽能令人善聽精于庖厨每飯一蔬多出竒想如以紫玉光燧



肉荷葉粉魚炸醋浸山蘭菜木瓜花作醬皆味外味云

阿進錢塘人體豐而軀好潔喜穿青藍以顯其白  
古人謂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是也能書笑一家度  
支悉付之暇時洗桐拭竹掃徑澆花絕無一毫俗  
韻或于燈前月下一家環坐聽阿進弄阮弦磬平  
湖調文詞裁折其音鏗如流鶯云

妙事妙文妙人令觀者歎賞不置

煥上人

吳端玉直隸舉人家資巨富端玉一妻三妾二子一  
如有伯兄端履亦二子其一子士煌與端玉同榜舉  
人端玉名下七性豪爽不羈與端履最友愛工詩文  
辭年三十公車屢躋其興致頗高與人談集竟日夜  
不倦短于髻嘗取優伶鬚一具挂面上欣自得欲  
效蘇長公雄視一切也時人慕之以為吳子之雅量  
宏才復得安茲順境天之愛才可謂不負矣而吳子

煥上人

遂無缺望。雖然天下事有順必有逆有快必有鬱若使窮愁盡蠲則盡人盡事皆可歌而可舞將歌舞亦如而無味會歲寢疫行獨端玉之妻妾子如不旬日而死亡無子遺端玉素薦閨房之憂更縈兒女之懷一旦遭此慘痛奮不欲生嘗欲引頸自決不則投繯以盡家人恐怖百計防守其兄苦泣相勸而端玉終以死誓乃復諸允慰籍開布大義繼而端玉曰弟豈不知死不如生即弟之死亦於已死之人無益于事轉

與生者徒增悲悼惟是柔腸寸斷寔所難忍兄曰骨肉關情弟死我不獨生端玉曰兄家子也以弟之故俱死曷濟于是兄弟痛楚屢日悲泣端玉曰兄必不容弟死當有一生法其兄曰生法安在端玉曰無已請度為僧兄不得已許之並以其子士煌嗣焉端玉乃擇日哭于祖祠薙髮剃披吳故大族一時親黨戚友數百里偕來唁慰而端玉豪氣未除雖經磨蝎詎能以一襲世盧頭改初度因欲遨遊海內名勝多金

盛裝宛如貴胄。翻：輿馬連鑊蔽道而行。號為慎上人。凡遇佳山妙境。盤桓彌月不去。至五臺。遇喇嗎某。頗相契。瑞玉因其地苦寒。惠南下喇嗎多。負交為之。致書浙撫。薦為西湖靈隱方丈。瑞玉儒者也。今棄儒而逃禪。不過為一時憤急之行。因是而遂欲置之空虛寂滅之鄉。以戕其性。死其心。則瑞玉又不願也。故瑞玉必飲酒。必食葷。且衣錦而好色。其窮奢甚于王公南方之人。詎見佞佛。以瑞玉不能守規戒。共誹之。

乃去杭州去之日。貽書留別當道諸公云。余數年甘心。攔入水牯牛隊。本不欲被繡為犧。亦不願服耒。于田便做和尚。原不必擔着枷。逢人苦乞。堪笑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法門也。終不見有天人送供。何殊癩狗作生天想。那個持一口鉢。如捧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歸來聲也。強蹀也。酸何苦何苦。茲者聞焦山可以結菴。我欲出京口。去前途舟大舟小。不能前定。再來西湖。不知何年月日。無一



點由人打箒。盡若斯耳。懊書吳過。蘓閻買四僮。所謂  
清客者。悉令剃髮。作小沙彌。至焦山大建浮屠。土木  
之工。三萬有奇。皆其兄端履。自家來寄也。又其與兄  
一札云。大兄安好。弟今為釋子。與諸方不同。原不類  
守昆尼。博通經論者異。時修定。修慧。且都擱起。近來  
卓錫焦山。攬海門洲島之勝。令人舉頭天外。但住處  
狹隘。不可下榻。弟欲廣布黃金。難得現成。箒檀施無  
主。便當自捨。此亦一大好事。不求報在人。天作不朽。

功德希冀。將來緣法。大兄不可不一相扶持。携筇來  
為我度晷。得下穩。百當使大眾一齊安樂。不則峯前  
獨立。松下低徊。或持疏沿門。雖走遍趙州。八十猶未  
能駐足也。兄以為如何。端履得書。即焦焦為之建置。  
云。而端玉為詩。亦復奇橫。如水圍白魚。恣口孽。空山  
黃葉打頭陀。又浮綠盃中。十日酒。拂青檻。外六朝山。  
又聽潮分子。午入定。失朝昏。又滿山雲。是無心出半  
夜鐘。因得意撞。

僵屍

唐縣張姓家貧無行耽于博有妻韓氏紡績之資以  
及衣飾等物皆供張一賭而罄之于是家徒四壁張  
猶卜夜不歸也一日張聚賭于某所深更張囊匱羣  
擠之出局張又戀不起有張表弟蕭某覷竊也亦在  
列張私語曰吾內室敗簾中有青蚨三百是汝嫂賣棉  
錢願假吾弟妙手攝來濟我一時之急蕭曰嫂匿也  
不可以手我何敢盜嫂之金也張曰有兄在即嫂覺

之彼烏能如季子何力促其往。蕭不得已遂行。抵張舍而韓氏適在戶外。蕭喜入室。啓筭得錢。忽韓氏返。蕭即緣榻板椽。欲俟嫂轉動時乘隙乃去。其嫂闔外戶執燈繫持纜車度門際。坐地軋。不停蕭不能出。正凝睇間。忽見門縫中進一人。着油綠袍。青馬褂。小秋帽。微鬚縮腮。立其嫂身後。蕭忖曰。嫂之私也。吾今為兄盜而得嫂。幸甚。僕之約多時。視其人遙立。不作一語。而嫂又若未之見者。噫。何人斯。豈鬼也耶。

繼而其人以手斷其嫂手中纜。嫂又不見。續而復續。如是者三。嫂乃停手。遂潛。淚落。其人在久。若有喜色。噫。是鬼也。非人也。審視之。既而韓氏起持燈返。几覓繩一縷。繫定樞間。鬼喜且躍。復為之挽結。作套。移櫬扶韓氏將入套。蕭急大呼曰。吊殺人。也。從樞榻間跳落。後敗榻一扇亦隨之。而倒。其聲砰塌。隣黨皆聞。閤然入視。第見韓氏墜地昏然。蕭伏地悚然。鬼則立地挺然。眾皆掖韓氏。問蕭指鬼為何人。蕭神定。述其



來由告以韓氏之縊即此鬼之崇衆始驚為鬼噪之  
鬼猶僵衆擊以木則空然過而復合如烟凝如氣  
結如泡如幻有形有影儼然秋帽綠衣惜乎其容終  
夜達旦不消不滅于一村之人咸以為怪異之甚  
遂鳴于宰乃令四戶來視時日已晡尚覺形影可辨  
後聞越三日而漸循牆五日而身直壁七日之後如  
淡描一人影子環堵上呼人見鬼而神能喪鬼亦遇  
人而氣不伸故游魂所變不能不屈于精氣之死蕭

之呼精氣之充也宜乎鬼遇之而餒已鬼豈又有  
死乎

事甚詭異而筆能達之故佳

王浩

王浩江夏秀才性常逸而不放情多喜而忤少年不檢褻其中娶妻有色每出必鑷其戶恐隣人窺其內美妻死遂垂簾於市賣卜於三佛閣下語多奇中雖敝衣破履作衣冠之容圭步不苟道上拾隄字必納諸袖歸而焚之積而成捆投諸江再拜而送馬曰古聖古賢濟世心血路過廟寺必拜羣兒環而笑之恬不以為怪楚十萬戶凡人家壽辰必登堂祝壽人皆

稱之生日。王必具壽儀。儀何則。麵籌數十。志其平時拜壽所得。食不暇及。而蓄之者。拜畢而獻曰。為某某公。某夫人添籌計十籌。亦值半兩。其腰纏之籌。蓋嘗數百云。王生家不舉火者四十年。終日醉嗽。卜則在寅卯。炊時巳之。壽家作賓去矣。余宰江邑。輿出時見王生立道旁。恭而且敬。余心識其非常。而狃于街評。不便與之通訊。後被議。兼之有荆監河工。三年去省垣。歸而覓之。莊嶽闌闌之間。絕無王生之跡。偶與

邑人譚子道及云。已作古。其傳聞有鄉人在安徽者。遇諸塗。歡然話別。云為人家作筆傭。並寄書其家。門歸而知其已死。甚為駭異。其家書中云。已為安徽某縣城隍。並示其房某處。有麩麵籌數十。作謝寄書者。酒資云。



許佩瓊

黃陂許佩瓊。修偉魁梧。年廿五。選拔入京師。偶於春  
融。遊齊華門外野地中。瞥見一人。持水烟壺。以取燈  
進。許吸之。醉迷。及至醒時。覺赤身在黑暗中。卧輦褥  
上。但聞薊澤香。以手四摸。皆皮幕。揭視。則華燭燦然。  
床前坐一婦人。濃粧粉靨。兩耳繫大金環。著花衣。持  
爛銀烟具。綵綵。從丹唇出。見許。忽怒曰。何物狂奴。卧  
我錦帳。言未訖。犀婢突出。以繡帶縛之。如圈豚。許張

皇乞命並通籍貫婦甯言許視良久不語旁一執刀  
婢曰汝願承奉夫人則可恕饒許曰惟命是聽于是  
羣婢仍置許幃中覆以紅袖拳屈床第婦乃對金盆  
沃手除簪珥挽髻如大法螺脫衣兩乳垂臂間刺  
花繡紋披貂皮兀勒庫跋紅花大履底厚半尺移步  
入幃遂與許合許踟躕不敢肆事罷伏枕待罪婦曰  
蠻兒樂乎許曰夫人樂之夫人之人不知樂也婦曰  
何以不樂許曰羣婢力而羈之室夫人愛而置諸幃

我將救死之不暇何敢取夫人以為樂試問夫人獨  
樂之樂之乎抑與人共樂之樂之乎婦曰與人共樂  
乃樂許曰誠如是請夫人降志辱身素情下氣使我  
悖心去而壯氣鼓夫然後得盡其所以樂之技不  
亦樂乎婦喜挽許共枕相偎相愛談話更深方請再  
獻樂技婦頰呼樂甚無何雞唱遙傳鳥聲甫碎婦曰  
止矣雖有他樂不敢請耳而許亦憊已極乃昏睡去  
忽一睜目見東窓曙色直透書幃而身仍在做齋破

衾中也怪而起。衣服皆摺疊。擱一處。旋呼僕問之。僕曰：主人昨日至更深不歸，遂掩空戶，誠不知主人從何而入也。許翻摺衣底，一紅紙包，啟看有參一兩。許連日鬱悶，不解其故。又出郊外俟之，亦終無持淡巴姑來者。推測除友人某來探云：過蔡市見磔一女盜，白首遍身花繡刺滿，其首級擱藥鋪石階上，髮長縷々許聞言惴惴，不敢往視。

烈女銘有序

澱邑孤山有烈女墓，不詳其姓氏。里居崇禎辛未，登兵之變，起吳橋，破新城而東下也。澱人在女塲，見大隊整列，忽一旅教標，擁肩輿而北，約二三里許，倏而烟焰彌空，不知何故。兵去乃問始知此女自新城來，初諸賊掠得之，強之馬，不乘強之車，不登呼天觸地，誓不欲生。諸卒以為奇貨，欲追獻主帥，乃覓一大輦，強昇之行。女連



日不飲食。惟求一死。諸辛使同掠諸婦。百方勸諭。皆不應。追及主帥。大叱曰。誰教爾為此者。亟返之。啟轎。女已自刎死。乃昇野中。積薪而焚之。邑之士大夫。義之。為碑。瘞其膏焉。

銘曰。膏如靈心。如鐵真金。鍊金不折。沉香遇燕香。不滅黃犀。辟塵。不生白壁。絕瑕。不涅。浩元氣。還太虛。短碣孤山。同嘯嶼。

生員有

餘杭生員某。偶于乙未夏月。出城。見二青衣云。我乃冥府差人。有票拘汝。但汝不應。路死。可速歸。待我攝完四十餘人。方來喚汝。某急還家。而二青衣已候門外。即辭妻子。摒擋家務。痛哭而去。至冥司。青衣羈之。塔下。聞唱名聲。某應曰。生員有。冥官云。生員不是。某者。姊亦。謊甚。遂鞭勾使。一庭錯愕。乃遣某還。甦後。以官事誣。牽入衙鞠訊。亦唱名。某亦應曰。生員有。堂上

官拍案大怒曰汝以生員作護身符那不容辨晰手  
戒二十兩掌隆腫負痛返甚嘗憤恨世道憤致令  
斯文掃地噫等一生員也豈獨能寬于冥法而不獲  
見者于官刑哉是其幸與不幸初不在生員之有無  
而在生員之自為也然則生員可有乎不可有乎

近時之刁生者監闈堂打鼓使官畏避之名陋手戒  
之說能會矣

場折術

吳門陸采侯者杭人也順治年間有某商主其家  
置綢緞諸貨已畢欲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詩朝重陽  
佳節客不囊莫山上而反戴月船頭不誠太煞風景  
耶商領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携斗酒登  
治平寺相與盡一日之歡晚歸他寓火十金物付之  
一炬采侯歎惋且傷客之蕩盡也語商云是非客之  
過我貽之咎若值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留

又安及火竟償其值。商感謝而去。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家火。左右俱燼。獨陸氏之廬無恙。未幾隣再火。兩隣又蕩然而陸氏之廬仍無恙。時左隣高牆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僉曰。陸氏昆仲不得正命。死及鋤視之。見牆傾如折中一。御然。兩人戰栗危坐。了無傷損。

沈耀先

沈耀先。嘉興人居鄉。為人誠寔。嘗出入大戶。作保佃人。咸愛之。有年病卒。忽一日清晨叩其友門。童子應出。訝其為沈。俄傾其友出見之。聲音發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汝已死矣。沈曰。病誠有之。何至于死。皆謬傳也。遂留共飯。沈固好飲。嘗惡杯不起。且醉後無所不說。既而沈半醺。友探之曰。陰陽相反。其世界亦自不同。沈曰。無大差別。大約好人得道。



遙自在惡人定受苦報友曰但不知陰曹著何樣衣服沈曰有紅頂花領者位最尊至縣城隍則金頂耳然有錢又掌權友曰世間所焚之楮錢果有用乎沈曰亦好友曰僧道誦經有益乎沈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若凡庸輩則是徒費饒舌耳友曰究竟此際甚麼用得着沈曰看來還是讀書的有用冥司最重讀書人且讀書者門路多嘗見有小過犯輒見朱衣人來闡白人情此時冥官多係陽世讀書者往以

曲為直而徇蔽之友曰汝何知之真而見之鑿耶沈不能答視其色若慘沮言有嗚嚶張皇回顧倏沒于地杳無所見其友並往其家吊唁之而沈已死十日知

濟寧有劉姓者為吾友王惺齋研席交性慳吝有半伊知之夙負人債多不還又有富歲子弟之行一日為冥司勾去見冥官怒曰負人債務累是設心不償還耶答二十而醒告人曰答之官戴亮

藍頂見其舉手掣籤時亦尖口袍袖云

孫元昌

孫元昌字大山益都人劉直果毅與人洞達無隱回  
至其意之所是則斷辭一跡雖賈育不能奪也讀書  
好深湛之思刻文切理不喜滑澤枝葉久於庠序屢  
進不偶終不易其所學論難術之確如也壯年論事  
慷慨激發無所施試年未五十婚嫁粗異遂閉門却  
掃漸疎外事門前種柳堂後刈葵署其門曰辟俗理  
胸枕隱心問藥籠有貧賤交一旦豪華車馬過存將

入門一聞其聲。卽飄然逾垣引去。終不復接對。其憤  
時。迂俗皆此類也。性好綜詳。臨事必先立矩度。即斷  
竹敗瓦處之。必安其據用之。必當其才。晚營孝水之  
濱。俯仰靜觀。窮年兀對。僕則策杖獨尋。從容信步。山  
邊林下。邂逅忘機。輒為盤桓。移日見輩。念其勞。間以  
僕馬追隨。却不銜。悵然獨返。亦其素懷。傲尚然也。孤  
情卽照。而隱不違。親矯時礪俗。而動不驚衆。年七十  
有三。生平未嘗一衣帛乘馬。臨病篤。尚自點檢餘糧。

代諸弟償負亦未嘗掛人一錢有四子以長子廷銓  
官封光祿大夫



二班頭

粵之潮屬揭陽大邑也。有二班良沈清者，修髯大耳，為人憨直，藜食，銜退一醉之外，正不問事，大如天也。其妻交謫之沈嘗曰：杖頭錢不可用，但添我一杯酒，獨不顧人家覆盜。竟耶妻乃去幃，沈一人愈覺無累。有邑豪李姓，艷鄰家霍氏女，父固窮，不願為李妾。李厚以金，不可挾以勢，亦不可。李又拆鄰堵霍出，堵乃覆，霍惧及禍，以女避之。李復訴霍負李債，賺行于

官欲誣服之李沈倘責霍重斃之遺以錢金及訛  
果下霍于堦沈乃左手執杖右手持金而告尹曰李  
以金賂我杖我不敢以杖售其金杖則猶是也而金  
易反諸尹慚遂釋霍故李謀終不能傷霍者沈之力  
也後人以沈行事不同于役且有遠乎役者死之  
日塑其像于城隍廟之東廊猶左杖右金青衣爪牙  
之態宛肖其生今邑人有以斗酒豚蹄供其前提其  
耳而祝曰沈二班頭某今某事乞為佑之事多應云

禿梁

禿梁者乞人也張姓不知何許人自幼獨身行乞其  
頂無髮自呼為禿梁人亦以禿梁呼之魁梧有膂力  
聲粗猛一呼徹巷無不知為禿梁至有錢則買食餘  
以分人或傭工之費不計多寡遇人呼修橋梁道路  
不索直有年大飢梁乞至夷羅忽大慚詰之曰我思  
家遽歸春人相食棄嬰兒滿道梁以二簋貯十數人  
擔之乞食之有死者旋補之閱月無空容

不飲不博不盜不與人并。餽遺雖重  
所苟即大風雨不爽期有欲授以室者笑而不  
正七年病死于高密年已七十矣

鐵人

高密陰城居民耕地獲一鐵人高尺許左手擊鉢大  
于盪注水移時自沸數易皆然民寶愛過甚不以示  
人耕餘輒摩挲把玩搬弄不已忽誤觸鉢脫唇墮  
盛水其下鑄諸葛鹿造四隸字鐵人掌火字  
再注之水則冷然也